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
### 第八十六回 譚紹衣寓書發鄞縣 盛希僑快論阻荊州

且說譚紹聞回家，見了母親，說了往王象蓋菜園，商量買房子，教子讀書，贖地的話。王氏久夢初醒之人，極口贊成，道：「王中調理事體，有來有去，委實你爹在世用人不錯。先難得這個始終如一。你往後只依他而行。不像別的人，咱日子落倒了些，個個都東奔西逃。你只看你家媳婦子，咱日子好時，我像他的婆子；日子歪了些須，便把我不當人待。我這些日子飲食漸少，大不勝從前。若是孔家在日，你也不至於如此，我也不得到這個光景。如今想起你爹爹對我說的話，竟是句句應著。我當日竟不懂得，只看得我心裡想的，再沒錯處。到今後悔，只在我心裡。我記得你爹爹臨死時，說你了八個字：『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』你如今三十多歲了，照著你爹爹話兒行罷。」紹聞回復母親話時，原把壽木一事隱諱不言。及聽得母親飲食漸少的話，不覺身上打了一個寒慄。及說至父親臨終所囑，又覺良心亂跳，說：「咳，娘呀，我今改志了。娘只放心，多吃些飯兒罷。」王氏道：「我慢慢吃，我肯挨餓麼。你去睡罷。」

紹聞遵命自上東樓，又與冰梅說了半夜。

到了次日，王象蓋早到了。這主僕二人，一連辦了十日，把南關商量的話，都辦妥了。找尋產行，買了吳小二院子房屋。

棺木暗地辦就，只瞞王氏一人。南鄉贖了三家佃戶的地畝。覓泥水匠修補了新買房院，覓裱糊匠核糊了屋子四壁。王象蓋與保柱抬桌子，搬凳兒。興官抱書，高聲吟哦。紹聞攤書，硃筆圈點。儼然舊家風規，賢裔功課。

忽一日清晨，紹聞引著興官上學，猛見夏鼎在衙裡來，高聲叫道：「譚賢弟，有一句要緊話說。」紹聞看真是夏鼎，嚇了一跳，站住腳道：「說什麼哩？」夏鼎在懷中取出一封書，揉損了角，略有字跡可認。上有「平安家書」四個大字，旁邊小字兩行，依稀彷彿是：「敬煩藻淳夏老爺行囊帶至河南省城蕭牆街家叔譚公表字孝移處投遞。幸無沉擱，銘荷無既。眷弟譚紹衣百拜崇懇。」背面寫著：「嘉靖□年□月□日鄞縣封寄」。

紹聞道：「這是丹徒家兄寄的，怎的到了你手？有煩轉致，到書房吃茶申謝。」夏鼎道：「天色已黑，有人到門首說，我是他老爺同姓，街上打探，咱兩個著實相厚，交與我代投。」

我細問，他是南邊口語，卿卿嘹嘹的，我再也不懂的，看他是急於回店光景。」紹聞道：「可曾問他是誰家店？」夏鼎道：「不曾問，他已走開了。今日只把書送與你。我還忙著哩，要上王紫泥家說話。」紹聞要讓進書房，夏鼎道：「那不是小學生讀書聲音麼？我一生有個毛病，但聽見書聲，耳朵內就如蛤蟆叫喚一般，聒的腦子也會痛起來。不如我去老王那邊去。」

說著，已扭頭而去。

紹聞正欲丟開，聽其自便。遂向書房叫回興官，手拿家書，到了堂樓。拆開一看，內邊寫道：

宜賓派愚姪紹衣頓首叩稟，鴻臚派叔大人膝下萬安。敬啟者，姪自與叔大人歡會，迄今二十餘年矣。只以雲樹遙隔，山門相阻，未得再親慈誨，企慕之杯，日久愈深。往者姪以僥倖聯捷，曾由都門寄奉鄉會硃卷四本，到今未獲札誨。想圖水陸數千里，而魚雁沉擱也。姪謁選，得授鄞縣邑令。雖自顧學疏才淺，而龜勉自矢，唯期無負我先人之遺規。奈倭寇肆凶，姪日日奔馳於海濱江乾，外捍御而內安輯，未知何日可得救寧也。姪前以優敘，得邀引見，蒙授荊州府知府。正以路近豫省，得以登堂拜瞻，而浙撫以寧波軍需行伍銀兩未楚，咨部以赴浙報銷事竣，即沿江馳赴新任為請。部議允行，遂反寧波。適以幕友夏藻淳赴豫應聘，忙中燭草一稟。恪候金安。並請孀母大人萬福，及賢弟合宅清吉。

再稟者，屢科河南鄉試錄，屢讀生疑。並及。

紹聞看了一遍，也學他父親開了神櫥，拈香磕頭，望神主朗誦一遍。興官也跟著磕頭。

紹聞起來，又與母親念了一遍。只管念只管講，講到紹衣不知族叔之死，觸動著痛處，不覺掉下淚來，也就講不上來了。

王氏也垂淚道：「你父親死已多年，為甚的江南來書，還問你父親？」紹聞道：「當日我爹爹去世，原該往江南訃書報喪，只是我彼時太小，不知道什麼。丹徒大哥，如何得知呢？人原有活八九十的。這書上還提到舊年寄的硃卷，並不知江河遠不曾到。」王氏道：「你紹衣哥如今在那裡？」紹聞道：「紹衣哥中了進士，做了官，如今升湖廣荊州府知府。因原任錢糧未曾算明，回浙江算明白了上任。大約紹衣哥今日是在荊州府的。這書上還問我中了舉不曾，可惜我一向胡為，還不曾進學哩。咳！自錯了，埋怨那個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小時認字讀書，你爹說這個孩子將來是個小進士。我一想你爹爹話兒，如今有一句應一句，為什麼這中進士的話不應呢？」紹聞道：

「可憐咱家福薄，我爹去世，把咱母子撇的太早了。我是少調失教。娘呀，你又見我太親，嬌慣的不像樣。」王氏道：「我見你親倒不好麼？」紹聞道：「天下為娘的，沒一個不見兒子親。必定是有管教才好。像我爹爹這樣人，學問好，結交的朋友都是正人，教兒子又嚴又密。娘見親，就是慈母，若是單依著母親一個老的——」紹聞便住了口。王氏道：「你說麼。」紹聞接道：「若是單依著母親一個老人家見親，姿性蠢笨的，還不妨事；若是姿性聰明的，就要吃了虧。像興官兒這個孩子，也是個進士材料，若是他孔家娘活著，或有一點指望；若是姓巫的做娘，那進士再也沒想頭。」

此話王氏聽了，微有憾意，便問道：「你只說你開著做什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我雖是做爹哩，也現在活著，孩子也極聰明，極肯唸書，只是我沒有學問。那書兒雖是隔著一層紙，就如隔萬重山一般，我不省的，就講不上來，如何能成事？俗語說：

拜師如投胎。那教進士的先生，與那教進學能取一等的先生，還天地懸隔著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你那候先生，惠先生，我也知道，是不用提的。像你婁先生，現成進士，當日教你沒有與你講書麼？你如今就把婁先生與你講的，還講與興官不好麼？」

紹聞道：「婁先生當日講的書，我那省的，今日還記得；我彼時不省的，如今已不記得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就把你那省的，講與興官。」紹聞道：「可憐那聖人書上，我省的書，句句說著我的病痛。聖人何嘗與我有仇來，省一句，一句為敵，不如不省的，還好過些。所以不敢多講。要之，也是怕講那口頭書，引差了孩子路徑。」老樊送到樓上飯來，把這話就擱過了。卻說王氏是一個昏天暗地的母親，紹聞是一個信馬游韁的兒子，如何講出大道理來？原來人性皆善，紹聞雖陷溺已久，而本體之明，還是未嘗息的。一個平旦之氣攆回來，到孝字路上，一轉關間，也就有一個小小的「誠則明矣」地位。那王氏是譚孝移自幼夫婦，曾聽過一言半語，這日子窮了，受過了艱難困苦，也就漸漸的明白過來，況紹聞近日改邪歸正，也足以感動人的，何況屬毛離裡之親。

紹聞吃過了飯帶了紹衣書札，仍引興官上學唸書。到學中寫了仿，正了字，明了句讀。興官嗜書如嚼蔗，端端正正讀將起來。

紹聞將寧波來書，反覆數過，想道：「丹徒族情，父親在日，閒中說過，是最敦睦的。我如今何不上荊州府走一回，以重水源木本之誼？但荊州府路徑，不知何處是陸，何處是水，這唯有盛大哥知之最悉。何不向他訪一訪？」料得河南湖廣是鄰省，走一遭也是正經事。因問興官：「你讀會不曾？」興官立起答道：「會了。」遂背誦了一遍。紹聞道：「我要到街上拜個朋友，你一個在此怕的慌，我送你回去。我去回來再讀。」

興官遵依父命，跟的到後門口。紹聞道：「對奶奶說，拜客就回來了。」興官應諾而入。

紹聞直向盛宅來，寶劍迎住，送上客廳，稟於家主。只見盛公子自閃屏後跑出，見了就說：「書房坐，書房坐。送茶來。」

二人來至書房坐下，盛希僑道：「聽老夏說你近日教學哩？」紹聞道：「一個孩子沒先生，我胡亂引著他，念幾句書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什麼話些，教兒子唸書，卻說是胡亂引著。這就不成一個話頭。即如俺家老二，一向不省事，我通不愛見他，俺兩個打官司分家，你是知道的。誰知近日，他竟收了心，一意讀書，暗地用功。把我喜的了不成。他就比我強。這也不說他。他如今央鄰居朋友說，一定要與我合戶。我不依，我說我是個匪人，把家業董破了些，你全全一份子，合什麼哩。萬一合二年再要分

開，這才是開封府添出一宗大笑話。我斷斷不合戶。誰知他一發慟起來，說他是個紳衿，是明倫堂上人，一定要在忠臣、孝子、義夫、悌弟、良友上畫個影兒，定要合戶。

我也有心依他，但想一想我那老婆，竟有八九分不敢。我說，你嫂子雖是大人人家出身，卻是小戶人家識見，我們弟兄兩個還捏合上來，吃虧你嫂子不是人。老二一發說好了，只知自己女人不是人，天下那裡還有分產析居的弟兄。俺兩個又合了伙了。他依舊書房唸書去。這不是唸書的好處？你為何說胡亂引著教他讀兩句書呢？不是話！不是話！」

紹聞道：「順口說的錯了，大哥教訓極是。只是我有一句話，與大哥商量。前日在這裡看爵秩新本，見丹徒家兄升了荊州府太守。府上老太爺做過荊州府的官，這路從何而去？水程多少，旱路多少？」盛希僑道：「由開封到襄陽是旱路，襄陽到荊州是水程。你問這路怎的？」紹聞道：「家兄有書到來，我想望望家兄去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呸，你還胡亂教兒子罷，不必上人家衙門嘴唇下求熬水。你上的好濟寧，如今置了幾頃地，買了幾處市房呢？你對我說。」紹聞道：「原是睦族，不是抽豐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天下有上衙門而不求錢的？古今以來，沒這個人。」紹聞道：「家兄有書，不望一望，我心裡過不去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實對賢弟說罷，這走衙門探親的，或是個進士，尚可懇薦個書院，吹噓個義學。那小人兒，就不必黏那根線。

若是個秀才，一發沒墨兒了。何況賢弟是個大童生？若說係親戚本族，果然內而館閣，或外而府道，路過某處，這請大席，送厚贖，饋贈馬匹，裝路菜，長隨衙役得了這個差，說是某大老爺是我本官表兄內弟，他們臉上也光彩，口中也氣壯。若說是小小一個知縣，到二千石衙門投了手本，那門二爺們，還說少候片時，小的等我們老爺下來，上去便回。若是個歲貢，或是當年老伯那個拔貢，孔老先生那個副榜，門上還得大等一會兒。若是窮戚友，白漢子，說是親戚、本族，門上看見，心下早說，又是一個討馬號、求管倉、想管廚、要把稅口的貨，誰愛見瞅睬哩！賢弟呀，你還教你的相公罷，中舉，中進士，做了官，那時你到衙門賡太老爺，吃其肉而穿其緞，喝其酒而抹其牌，人人稱封乎翁乎，豈不美哉？況且做官的人，有兩個好字，曰升，曰調，有兩個不好字，曰革，曰故。這是官場的常事。俗語云：千里投任只怕到。怕的是碰到這四個字，搭了盤費撲了空，少不得回來時住堂廟，穿學館，少做一年莊稼，得典出十畝田地。投任有何好處？賢弟如今既是改邪歸正，我也不留你吃飯，回去過了午，與學生正字罷。」

紹聞被一派搜根揭底的話，說的心如涼水一般。一路回來，著實動了自立為貴的念頭。這正是：

求諸己者可恃，存乎人者難憑。